

程章灿 著

鬼话连篇

Guihua Lianpian

鬼样子
鬼的习性
如鬼饮酒
鬼的生老病死
鬼的变化
元气十六两
鬼的名目
旧时天气旧时衣
岂曰无衣
耳径通幽
井井有鬼

替代行为
寓言与历史
女鬼是出来迷人的
鬼使种差
鬼的时空观
鬼的陈述
鬼国
鬼官
鬼怕什么东西
鬼怕人
鬼怕文字
人鬼与钱神

鬼的语文
为仙鬼执刀
鬼诗是怎样生成的
鬼神附诗
庄子见鬼
两鬼容易吗

说“鬼本”
鬼传奇中的“木鬼”
前世和后世
剑履解解
活着的铜鼓
鬼节要来了
墨西哥的鬼节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程章灿

著

鬼话连篇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话连篇 / 程章灿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95-0502-9

I. 鬼… II. 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123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建政东路 88 号 邮政编码: 530023)

开本: 720 mm × 990 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7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8 000 册 定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鬼话连篇(代序)

《鬼话连篇》是一组谈鬼的随笔，共 36 篇。

随笔又叫笔记，这就是一组读书笔记。古人很喜欢写笔记，几乎无话不可谈：谈论诗的叫做诗话，谈论词的叫做词话，谈论赋的叫做赋话，谈论文的叫做文话，谈论四六的叫做四六话……照这个体例，谈论鬼的随笔，应该叫做“鬼话”。

笔记不好写。《许彦周诗话》中说，诗话要能够“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话不多，要求可不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自知浅陋，不敢以这样的高标准要求自己的“鬼话”，只希望以笔代舌，如三五好友闲坐漫谈，与大家分享我读书中所体会到的种种趣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于一个阴错阳差的机会，我集中读了一批鬼故事，过后觉得很有意思，就随手写了一些东西，就是后来发表在 1999 年《文史知识》上的 5 篇“鬼话”。杂志编辑部一直希望我能贾其餘勇，继续为他们写下去，我也有这样的念头，还留心积累一些材料。可是，俗务缠身，东打西敲，时间过去了好多年，这件事悬在心头，却一直没有做成。2006 年客居西雅图，有一年的读书空闲，遂整理旧稿，又重写了几篇，放在自己的博客上，都是未定草。回国后诸事倥偬，屡次迁延，2008 年底，终于下决心再作冯妇，这就有了 2009 年《文史知识》上的 12 篇连

载。好不容易撑持了一年下来,编辑很希望我再写下去,我却因他事困扰,不能一鼓作气。虽然据她说,这些稿子“趣、奇、新、酷”,从第一篇开始,就有读者喜欢。我却想,这兴许只是编辑的鼓励和部分读者的偏爱,当然,听到自己忙碌一年,终究有了一些回应,内心还是不无欣慰的。

相隔十年,分两次在《文史知识》上刊载了 17 篇文章,我想在此感谢《文史知识》,特别感谢胡友鸣先生和厚艳芬女士。这些文章现已全部收入这册小书,但多少都有修订,有的篇章大幅改写,已经面目全非。没有在《文史知识》上刊载过的,其草稿大多数曾在我的新浪博客上登过,收入这册小书时,同样作了很大修订。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赵运仕先生,在本书还只是一个概念的时候,他就热情约稿。如果没有他,本书现在还是博客上的一堆乱“草”。

中国人喜欢说鬼,也喜欢听说鬼,无论缙绅士大夫,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鲜有不道听途说,耳濡目染的。茶余饭后,瓜棚李架,民间多的是滋生鬼故事的土壤。怪怪奇奇,口耳相传,老百姓借此打发平淡的日子,添加人生的情趣,宣泄郁抑的心灵。“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中国的士大夫,向来号称以读书明理为旨归,自然也要禀承经典的训诲。但事实上,对于鬼怪神仙世界,他们并没有减少兴趣。好奇是人的天性。当年苏东坡先生强人说鬼,无非也是对鬼故事中溢出的奇意妙趣情有独钟罢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态度是何等豁达。如果少了鬼,乐观的东坡先生怕也要感到寂寞的。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关于鬼的故事,涉及鬼的闲谈,可以说汗牛充栋,既有来自民间的传闻,源于异域的怪谈,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文人记录传写,即景遣兴,或者是文士精心创作,别有寄托。周作人说过,“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搜求,为的是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

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以周氏的博雅和闲适,“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搜求”,应该不是一句空话,至于我,则不敢存那样的奢望,只是同样“觉得那鬼是怪有趣的事物,舍不得不谈”,妄附前贤之骥尾,拿这个题目来说说。早在1930年代,李金发就在《论语》杂志上发表《鬼话连篇》,那是鬼故事的系列连载,与我的用意不同。不过,就字面上看,本书书名也是拾前贤之牙慧,略有改造而已。

鬼里边不仅有人情事理,也有人的想象力。写鬼故事,是对人的想象力的测验。2008年5月22日,到访北京的当代土耳其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小说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解放史:设想我们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运用想象力摆脱我们的身份,于是我们获得了自由。”(《南方周末》2008年5月29日D25版)人类通过小说,通过文学的想象,来摆脱自我身份的束缚,达到自我解放的目的。作为一名小说家,帕慕克这样高度评价小说艺术的意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段话讲的是广义的小说,我却觉得,它对志怪小说特别合适。安德森说过,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其实,鬼甚至人,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只不过,民族/国家是宏大无比的叙事,而鬼则是细碎无稽的闲谭。

美国学者萨义德说:“没有对立面和负面的属性是不能存在的:就像野蛮人之于希腊人,非洲人之于欧洲人等等。反之亦然。”(《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本页69)。在人眼中,鬼的很多属性正是负面的,与人相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鬼可以说是人的“他者”。因为有了鬼这样一面镜子,人明确了自身的文化身份,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认同,还获得了人类没有的自由。

掉了半天书袋,无非是要表明,这本小书并非全无学理依据,并非没有点滴学术思考。只是临到落笔之时,却不想被所谓“学术规范”缚住手脚。希望文字平易一些,笔调轻松一点,每篇都不要太长,也不故弄玄虚。冗长的注释,不管是脚注还是尾

注，格杀勿论。实在有必要交代出处的，就随文说明，希望有比较友好的阅读“界面”，至少不令人望而生畏。曾经写过《士人谈鬼：于俗趣中求雅理——读南海霍氏珍藏本罗聘〈鬼趣图〉题咏诗文》，长篇论文，有两万多字，注释亦繁，与本书诸篇不是“一丘之貉”，就割弃了。

说实话，我有点喜欢这个书名。十几年来，这个有趣的书名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诱导着我，鞭策着我。现在，我总算可以放下了。

谢谢您把它拾起，将它打开。

目 录

鬼话连篇(代序)

鬼的形相

- 003 / 鬼样子
- 011 / 鬼的习性
- 016 / 如鬼饮酒
- 020 / 鬼的生老病死
- 024 / 鬼的变化
- 031 / 元气十六两
- 035 / 鬼的名目
- 042 / 旧时天气旧时衣
- 048 / 岂曰无衣
- 055 / 耳径通幽
- 061 / 井井有鬼

鬼的社会

- 071 / 替代行为
- 077 / 寓言与历史
- 081 / 女鬼是出来迷人的
- 085 / 鬼使神差
- 090 / 鬼的时空观
- 094 / 鬼的陈述
- 099 / 鬼国

- 105 / 鬼官
- 111 / 鬼怕什么东西
- 117 / 鬼怕人
- 123 / 鬼怕文字
- 127 / 人鬼与钱神

鬼的文化

- 135 / 鬼的语文
- 142 / 为仙鬼捉刀
- 149 / 鬼诗是怎样生成的
- 158 / 鬼神附诗
- 164 / 庄子见鬼
- 172 / 画鬼容易吗

鬼的周边

- 183 / 说“鬼木”
- 190 / 唐代传奇中的“木鬼”
- 197 / 前世和后身
- 203 / 剑眉新解
- 206 / 活着的铜鼓
- 210 / 鬼节要来了
- 214 / 墨西哥的鬼节

鬼

的 形 相



鬼样子

鬼是什么样子的？得从“头”说起。

清人袁枚在《子不语》卷二四中说，鬼是有头发的，有点像蜡烛，只是更软一些，也有些像黑牛皮，“刀斫火焚不坏”。认真起来，这哪里像是头发，不如说是头上蒙了一块软牛皮。头发如此，形象肯定不怎么美观。妙在它有自我保护的功能，鬼不必忧虑来自头顶的威胁，无需像人类那样费心去练“金钟罩”了。

鬼的脸皮特别厚，用两个手指弹扣，响声犹如破皮革，发出沉闷的笃笃声。这是始见于清人沈起凤《谐铎》卷三中的说法，颇得诙谐之妙，也不无讽世的意味。只是，听这种弹扣声，恐怕要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

鬼当然有眼睛。画龙点睛，画鬼挑眼。五代后蜀画师画钟馗像，画面上最大的看点，就是钟馗以手挑鬼眼。不过，究竟鬼眼如何，则众说纷纭。有人声称见过鬼眼，黑洞洞的，没有瞳子，这大约是从髑髅联想起来的，有点恐怖。有的记载，比如宋人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四“杨五郎鬼”条，说鬼脸上有三只眼，呈三足鼎立的形状。恰巧此鬼也姓杨，不知道是否为二郎神杨戩的后人，所以有返祖遗传的体征。除了杨五郎，其他鬼都没有这副尊容。

鬼通常在夜里活动，鬼眼应该比人眼习惯黑暗，在漆黑的夜里更显炯炯有神。《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晚唐咸通十四年（873），成都喧传闹鬼，有人说，鬼眼像灯焰一般，照射逼人。清

人李庆辰《醉余志怪》卷三有“鬼眼”一条，与《新唐书》一脉相承。话说一天晚上，有人看见鬼贴着窗上的破孔向外窥视，“目光炯炯射入，朗如明镜”。也难怪，鬼需要在夜间出来活动，不具备这等高眼力，周遭伸手不见五指，想必很不方便。写鬼的人，对鬼还是蛮有同情心的。

鬼长于夜视，是在人意料之中的，至于其擅长透视人心，则颇为出人意外。据说鬼能够看见人的才学，洞见人的心理幽微，连做梦这样的潜意识活动，也逃不过鬼的眼睛。清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中写道，有才学的人，睡着之后，平日里读过的书，记诵的文句，便如彩云一般，突破百窍，蒸腾而上，“缥缈缤纷，烂如锦绣”，才学最厉害的，其光辉能“上烛霄汉，与日月争辉”，次一等的也有几丈高的光芒，再次一等的则只有几尺，最差的也“荧荧如一灯，照映户牖”。可惜的是，这样的光芒，“人不能见，惟鬼神见之耳”。鬼还能窥探人的内心，纪昀似乎特别爱谈这个话题。他一再提到：“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人心一动，鬼神知之”。《阅微草堂笔记》卷三又说，人做梦的时候，梦里的那些人物及情事，言谈举止，一颦一笑，“百态毕露”，就像放电影，一幕幕展现于阳气之中，那些人物像小人书上画的那样，只有一二寸大小。只有鬼神能看到人的梦境，至于狐狸，再怎么修炼通灵，看到的也只是默片，是没有声音的。有一位王半仙，做梦到某名妓家中风流快活，不巧被他的狐友看见了，好不尴尬。尽管狐狸没有听到他梦里说了些什么，他还是悚然而惊，无限感叹地说：“鬼神鉴察，乃及于梦寐之中。”照这么说，鬼不仅适合当“猎头”，到人力资源管理这个行业纵横驰骋，还可以兼一份差，做人类的思想纠察。

鬼有鼻子，形状没什么怪异，却有一个特殊的用途，那就是代替嘴巴，来摄取食物的营养。民俗认为，鬼享受祭祀供奉的食品，只摄取食物中的芬香之气。因而，鬼跟人同席吃饭时，人未必看得见鬼的身形，更看不到其大快朵颐的样子，却能感觉到菜

肴香气消失，嚼而无味。不仅清人吴半僧《半僧谈鬼录》卷二这么说，其他鬼书也“英雄所见略同”。不过，有些鬼鼻子看来只能吸气，却不解辨别香臭；或者，有些鬼干脆是以臭为香，甚至生性嗜臭，与人类恰恰相反。否则，在许多鬼故事里，鬼总跟臭秽之气联系在一起，厕鬼偏爱臭秽之地，还有一种叫做雷霆的鬼怪，也喜欢待在粪壤之中，这种种现象就不好解释了。

鬼也有嘴。有人说，鬼跟人一样，仍旧用嘴吃饭，还要用嘴说话。鬼的嘴大概比人大，而且可以伸缩。时常听人说，他们最怕遇见鬼咧嘴，一咧能咧到脑后。鬼用怪怖变相来吓人，这是很常用的一招。这么大一张嘴，发出声音却啾啾的，幽幽的，细细的，像一只山鸟在叫，明钱希言《猗园》卷一三就描绘过这种景象，想来是有些滑稽的。

有时候，鬼还是要用嘴来吃东西，那就少不了牙齿和舌头。鬼的牙齿应当是十分锐利的，据说，鬼吃的尽是癞蛤蟆、枯树叶，或者土圪垯之类，如果没有“伶牙俐齿”，难以想象这些食物能被嚼碎，咽进鬼肚子里去。也许，对鬼来说，多花些时间是正常的，多费点劲也不算什么，因为传说鬼有一种特异功能：“鬼得一饱，可耐一年”，《子不语》卷八中是这么说的。

鬼舌长，似乎还可以大幅度拉伸，据说缢鬼常以此相吓人，但至少有一点与人相似，就是会生津。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七有一篇就题为《鬼津》，故事中说，鬼的津液“冷如冰块，稠粘塞喉”，咽下去之后，感觉腹胀喘满，几十天都不思饮食。后来吐了出来，细看，是一种像蛋清一样的东西。这么奇怪的鬼东西，也难怪鬼们一饱耐十年了。

鬼的耳朵肯定比人耳灵敏。也许是习惯了幽冥世界的黑暗和寂静，鬼的耳朵对吵闹喧哗声有些不适应，甚至恐惧。《猗园》卷一三记载一段故事，说松江青浦县某村忽然来了数十只鬼，现作人形，请来伶人演戏，事先约定不许敲锣，长夜不歇。不敲锣，那还怎么演戏呐？伶人苦不堪言，实在忍无可忍，最终敲响了

锣，但听铿然一声，众鬼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古代戏曲，无论前台表演，还是背景音乐，都喜欢热闹，喜欢用喧闹的气氛，来烘托节日和喜庆场合的欢乐。无独有偶，清康熙年间，常熟地方一群鬼点戏，为小鬼庆祝周岁。点戏的鬼托词说，小官人才满周岁，经不住惊吓，有意回避了那些闹戏。伶人于是起了疑心，故意敲起锣钹，大声喧哗，果然响声一起，鬼迹应之而灭。这能够说明，鬼类的听觉神经相当脆弱。明人王同轨《耳谈》卷一对此有过解释：“鬼属阴，故惧雄声大钹也。”

做了鬼，也不能不要脸。《阅微草堂笔记》卷八中有一个女鬼，“突转其面，白如傅粉，而无耳目口鼻”，真是“不要脸”的鬼。但纪昀同时又说，这个可能不是鬼，而是一个狡猾的婢女，她偷偷溜出去跟情郎幽会，未料被人发现，无处逃遁，只好“以素巾幕面，伪为鬼状以自脱”。这么说来，“不要脸”的原来是人，我们可能错怪了鬼。

鬼脸跟人脸没有太大差异，不过比较苍白，比较干瘪，比较丑陋，或者比较可怖罢了。南京人把三国时代石头城的遗迹称为“鬼脸”，也无非说它面目丑陋。究竟怎么丑法，人类本可以运用想象，各显身手，施展神通。但验之文献记载及民俗传闻，终究有些言不尽意，未免遗憾。《夷坚志》中有一条笔记说，鬼“面色黑发狞然，遍体有毛，色如蓝靛，皆长三尺”，这不过是神怪小说家笔下习见的某种青面獠牙的怪兽或怪物，倘若复原起来，并不比日本现代动画片《宇宙英雄奥特曼》中想象的种种怪物更可怕。

清代扬州画家罗两峰擅长画鬼，他的《鬼趣图》名噪一时。说到底，“鬼趣”其实还是人趣，奇诡瑰怪，滑稽诙谐，反正算不得多么恐怖。或许画鬼太多，他画的人也大有鬼气，怪怪奇奇。他曾经为袁枚画过像，就是这一路风格，不怪袁枚拒绝认领。他大概忘了：袁枚是写过《子不语》的。画成这副鬼样子，还想糊弄人？真破了那句老话：画鬼容易画人难。鬼非但难画，而且难

写。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小说上的描摹鬼相，虽然竭力，也都不足以惊人”。他“觉得最可怕的，还是晋人所记的脸无五官，浑沦如鸡蛋的山中厉鬼”。在我，却觉得这形象除了有些滑稽，还不无动画式的稚趣。

鬼无疑是有四肢的，还跟人一样有高矮胖瘦，甚至有妍蚩之别。有的极其瘦弱细长，有的十分高大魁梧。若仅限于此，便觉人类的想象力终究有些贫乏。好在也有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比如《夷坚志》三志己卷四“杨五郎鬼”条说，有一个鬼身長一丈，两臂粗壮如股，如此高大健壮，却还能灵活地腾跃作势，真令人惊讶。又如明钱希言《猥园》卷一三说，鬼的两只脚，据说可以当做柴火，推入灶门焚烧，但不知其热能效果如何。

清闲斋氏《夜谭随录》卷三写到一个能戴鬼，“通体乌黑”，“唯两目雪白”。清褚人获《坚匏秘集》卷二引《北墅手述》，也记了一段传说：明代有一个书生挥拳击鬼，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右臂黝黑，有如髹漆，仿佛另一种形式的“近墨者黑”。袁枚《子不语》卷三有一段故事，说城隍杀鬼，截为两段，但见有黑气流出，却不见肠胃，也不见有血。《点石斋画报》也说鬼“形容闪烁，面目离奇，头与足皆白，而中间似甚黝黑”。前面提到的那个杨五郎鬼，“黑毛遍体”，“沸油煎其肉，化为黑水流去”，说得更玄乎了。将鬼涂抹成黑色，是因为对于鬼，黑色最适合其昼行夜伏，方便隐蔽，对于人，黑色容易造成心理压抑和恐惧。

袁枚说过，鬼腹内不见肠胃，也不见有血。这倒不是他自我作古，在更早的文献资料中，已有大同小异的记述。在上引《夷坚志》“杨五郎鬼”条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投刃杀之，全无血汁。及剖其腹，亦无肠胃。”这可能是袁枚那种说法的来源吧。

前文提到的那位明代书生一拳正打中鬼腹，拳力直透内脏，感觉仿佛击在棉絮上，腹中肠胃若有若无。这种软绵绵的奇怪感觉，似乎颇引人津津乐道。《夜谭随录》卷三说能戴鬼“浑如烟雾，软如棉絮”。《子不语》卷七则说瘟鬼浑身恶臭，碰一下，就觉